

增

七原

吟賦

徐禮

新刊

朝華夕拾

時事初編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三間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偽自由書

唯風月談

花邊文萃

古今雜文

古今雜文二集

古今雜文末編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集外集拾遺補編

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學史綱要

古籍序跋集

譯文序跋集

兩地書

魯迅書信

魯迅日記

准风月谈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准风月谈/鲁迅 著. - 2 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523-0

I. 准… II. 鲁… III. 鲁迅杂文-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227 号

责任编辑:郭 娟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李 博

准 风 月 谈

Zhun Feng Yue Tan

鲁 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3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523-0

定价 13.00 元

本书收作者 1933 年 6 月至 11 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1934 年 12 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次年 1 月再版，1936 年 5 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目 录

前记	1
----------	---

一九三三年

夜颂	5
推	7
二丑艺术	9
偶成	11
谈蝙蝠	14
“抄靶子”	17
“吃白相饭”	20
华德保粹优劣论	22
华德焚书异同论	25
我谈“堕民”	29
序的解放	33
别一个窃火者	36
智识过剩	38
诗和预言	41
“推”的余谈	44

查旧帐	47
晨凉漫记	50
中国的奇想	55
豪语的折扣	58
踢	62
“中国文坛的悲观”	65
秋夜纪游	69
“揩油”	71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73
为翻译辩护	76
爬和撞	80
各种捐班	83
四库全书珍本	85
新秋杂识	88
帮闲法发隐	91
登龙术拾遗	93
由聋而哑	96
新秋杂识(二)	99
男人的进化	102
同意和解释	105
文床秋梦	108
电影的教训	111
关于翻译(上)	114
关于翻译(下)	118

新秋杂识(三)	121
礼	124
打听印象	127
吃教	130
喝茶	134
禁用和自造	136
看变戏法	138
双十怀古	140
重三感旧	145
“感旧”以后(上)	149
【备考】:《庄子》与《文选》(施蛰存)	151
“感旧”以后(下)	154
黄祸	157
冲	160
“滑稽”例解	163
外国也有	166
扑空	169
【备考】:推荐者的立场(施蛰存)	172
【同上】:《扑空》正误(丰之余)	174
【同上】:突围(施蛰存)	175
答“兼示”	179
【备考】: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	181
中国文与中国人	185
野兽训练法	188

反刍	191
归厚	193
难得糊涂	196
古书中寻活字汇	199
“商定”文豪	201
青年与老子	203
后记	206

前 记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1]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2]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3]。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4]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5]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一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

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糊和恍惚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 * *

〔1〕《自由谈》《申报》副刊之一,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的杂文、短评。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自由谈》编者于1933年5月25日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2〕“学而时习之”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3〕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事,见《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东汉高诱注:“牡,门户谓之牡也。”按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子·万章(下)》称他为“圣之和者”;盗跖,相传是柳下惠之弟,《史记·伯夷列传》说他是一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

〔4〕“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语出宋代苏轼《后赤壁赋》。

〔5〕“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语出元代鞭然子《拊掌录》:“欧阳公(欧阳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徒刑)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一九三三年

夜 颂^[1]

游 光

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

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2〕}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六月八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10日《申报·自由谈》。

〔2〕 “没落”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成员曾讥讽作者“没落”(见1928年5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这里借引此语。

推⁽¹⁾

丰之余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

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2]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11日《申报·自由谈》。

[2] 好白相来希 上海话,好玩得很的意思。

二丑艺术^{〔1〕}

丰之余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